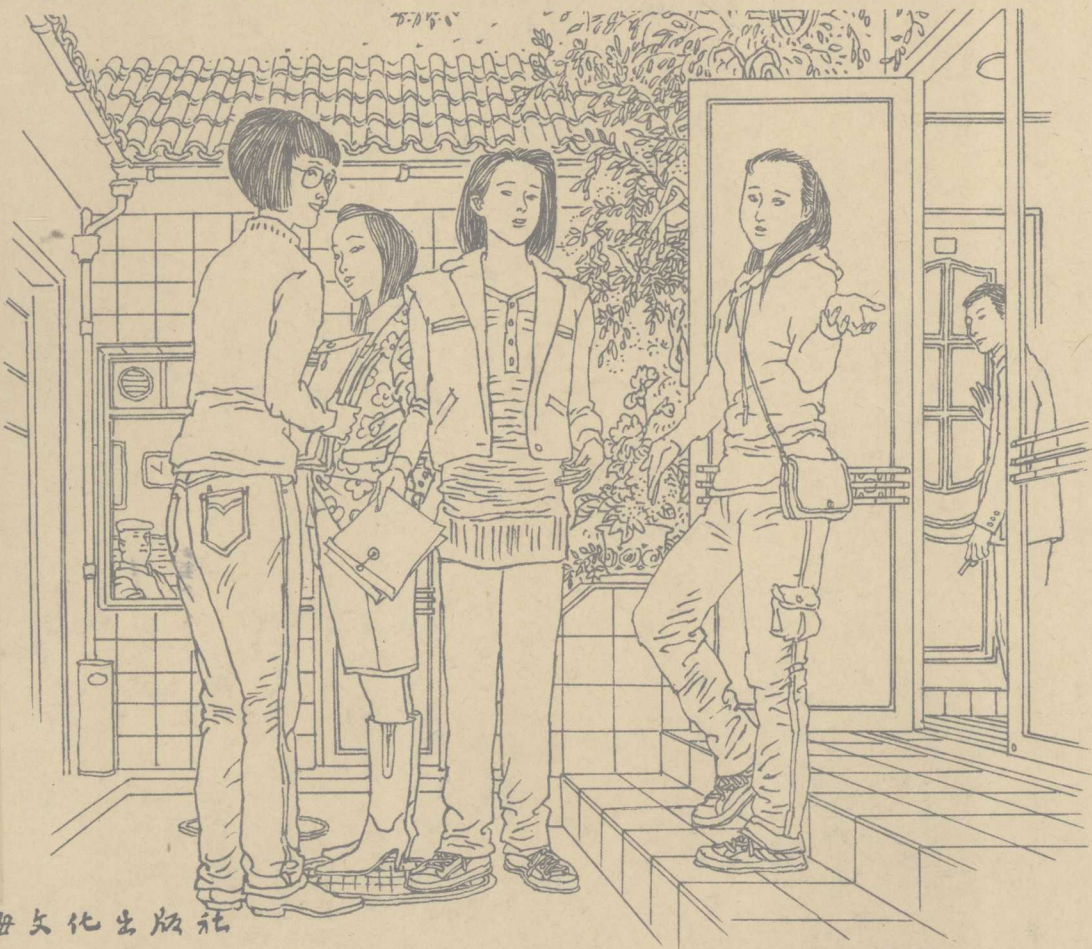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闲话

【邵宛澍·著】

如今的上海，最时髦的两句话，莫过于“侬好好叫好哦？”以及“瞎讲有啥讲头啦？”这两句话，恰恰表明了上海话“一句多用”的“悠闲中又带精致”的特色。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闲话

【邵宛澍●著】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闲话/邵宛澍著. —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9

ISBN 978 - 7 - 80740 - 435 - 4

I. 上… II. 邵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1930 号

出 版 人

陈鸣华

责任编辑

黄慧鸣

装帧设计

许 菲

绘 图

桑麟康

书名

上海闲话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网址:www.shwenyi.com

印刷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本

787 × 1092 1/18

印张

16

字数

225 千字

版次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

1 - 5,010 册

国际书号

ISBN 978 - 7 - 80740 - 435 - 4/I·551

定价

29.0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 021 - 65410805

目 录

阿拉上海人

2/阿拉上海人!

5/无所不能“吃”

8/侬吃啥饭呢?

11/饭·粥·饭泡粥

15/以“吃”代“喝”

17/吃老酒面面观

20/吃老酒·泡冰水

23/冷水·开水·冷开水

25/上海话里的谐音词

28/送礼宜忌

30/上海话里的外来词

33/上海话里的禁忌语

37/生死事大

40/灶披间里的上海话

43/铜钿银子真生活

46/各式各样的房间

49/由中医而来的上海话

52/与“豆腐”有关的上海话

55/与“鬼”有关的上海话

58/上海的元素——“洋”

63/上海话中的“蟹”

66/上海话中的姓氏读法

69/孵茶馆与孵混堂

73/论天气

77/麻将生活

81/从“江北人”说起

84/江北人 江北车

87/吃·着·嫖·赌

90/老娘舅摆句闲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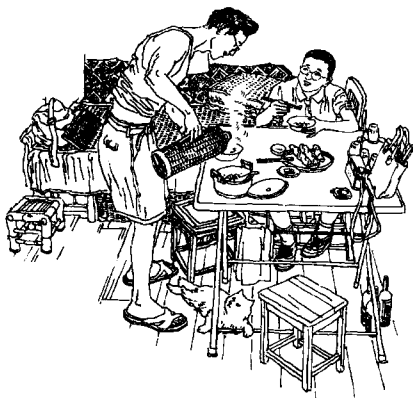
94/里外有别 上下分明



目 录

字词春秋

- 98/“作”和“嗲”
101/嫖·嘲·杈
105/几个好玩的字
——耍、勳、勳、甬
108/墩·宕·丞
110/“冷”与“凉”
113/说“戇徒”
116/论“卖相”
119/说“模子”
122/说“老爷”
124/论“棺材”
127/说“乌龟”
130/说“相公”
133/贱骨头
135/“猪头三”的由来
137/“差头”的由来
140/最由甲的“由甲”
142/最“勿搭界”的“勿搭界”
144/孙悟空与门槛
147/“先生”的衍化
150/哪里来的“家私”？
153/“东西”与“么事”
155/“劈硬柴”与“AA制”
158/从“白相”到“白相人嫂嫂”
161/瘪三·赖三
163/烂厠·烂污·烂糊
166/罪过·作孽
167/三种不同的“大菜”
170/前世里·投人身
174/坍招势·败兆腔
177/勒煞吊西·牵丝扳藤
179/煨灶猫·狗皮倒灶
182/“222”如何读？



目 录

举一反三

186/由“触”构成的上海话

190/由“弹”构成的上海话

193/由“刮”构成的上海话

196/由“轧”构成的上海话

200/由“淘”构成的上海话

203/由“辣”构成的上海话

207/由“攒”构成的上海话

210/由“别”构成的上海话

212/由“相”构成的上海话

215/由“拆”构成的上海话

219/起×头 出×头

223/继续说“头”

228/一个传神的动词

——“跳”



231/几个语末助词

234/“CCD”式叠字词

237/“ABB”式叠字词

俗语溯源

242/依好好叫好哦?

244/依哪能介十三呃啦?

248/朋友,依生活清爽哦?

250/五字沪骂的演变

253/攒炸药包

256/鬼迷张天师

259/鬼摸大蒜头

262/快刀热水干手巾

265/板板六十四,碰碰脱裤子

267/上海话笔画索引

阿拉上海人

宁波话“阿拉”成了上海话的“全权代表”，足以表明上海话“海纳百川”的气度。上海闲话，既是反映上海这座充满市井生活气息的移民大都会世态百相的窗口，也是了解“阿拉上海人”生活状态的最佳切入点。

阿拉上海人！

在湖南的怀化，有一处叫做凤凰的旅游圣地，因为出了沈从文、黄永玉两位，更是风光得很。凤凰有一个镇，叫做“阿拉”。车子驶过，路标很是讨人喜欢——“阿拉镇政府”、“阿拉供销社”、“中国农业银行阿拉分行”……

这样的东西，每个上海人都会喜欢的，“阿拉”不但有了自己的镇政府，甚至还有了自己的银行，还不高兴？

“阿拉”代表着上海人，如果某个外地人只会一句上海话，那么，这句话多半就是“阿拉”。

在上海话中，“拉”是个长音，“拉”门，“拉”车，至少在动词中，“拉”是个长音，发阴平微阳的声调；而“阿拉”中的“拉”，是短音，是入声，更接近于“辣”。

“阿拉”表示“我们”或者“我们的”，“阿拉一淘去白相”指“我们一起去玩”，“阿拉办公室老开心呃”指“我们的办公室气氛融洽”。

“阿拉”也可以指“我的”，但是只用于后面是称谓的时候，无论跟着的词是“爷”、“娘”、“爷叔”、“娘舅”，跟在“阿拉”后面，都可以是“我的”。其实这个“我的”，从本质上来说，还是“我们的”，因为过去的家庭，独生子女很少很少，大多数人家都是三五个孩子，因此解释为“我们的”也非常贴切。

成了上海话“全权代表”的“阿拉”却不是上海话，而是宁波话。宁波方言在表示多个人数时，用“拉”结尾，“其拉”就是“他（她）们”或

“他(她)们的”，同样在称谓前的“其拉”，也可以表示“他(她)的”。

1927年，是一个宁波向上海的移民高潮，大量的宁波人涌入上海，不知是巧合还是因果，宁波人中的翘楚蒋先生也就在当年带着他的北伐军攻入了上海。当时在沪的宁波人有四十万，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宁波人；到解放前夕，上海的宁波人增加到了一百万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了。

如此多的宁波人口移民上海，甚至发生了宁波人在上海比在宁波还多的“奇事”。宁波人不但带来了咸黄鱼和臭冬瓜，也带来了大量的宁波话，“阿拉”就是其一。

宁波人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影响着上海的生活，及至到了今天，据说大多数宁波人或近或远都有着上海的亲戚。

“阿拉”虽然从宁波而来，现在的宁波人虽然也说“阿拉”，但“阿拉”成为上海语言的代表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上海人最喜欢说的话之一，就是“阿拉上海人”，由于这个“人”的发音同普通话的“拧”很相似，所以有许多人就照着发音写成“上海拧”。闲来无事，用“上海拧”作为关键词 google 出 56 万条结果，虽然以钱乃荣老师为首的多位学者苦口婆心地劝告大家“人”绝不可以写成“拧”，然而根据语言文字约定俗成的规律，至少也要在字典中记上一笔了。

我们知道，上海话是各地移民语言不断浸淫、融合产生的语言。我们从宁波话中吸收了“阿拉”，又从苏州话中吸收了“我”。

上海话的“我”，发音和“瓦”一样，是个连喉管都发生颤动的音，乃是从苏州话中发“鹅”音的“我”而来。随着语言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上海小朋友发不出那个喉管颤动的音，只能发出“画”的音，“瓦片”如今成了“画片”，不知是进步还是倒退啊！

上海话中的“他、她”是“伊”。同样，后面加个“拉”就是“他(她)们”和“他(她)们的”，“伊拉”和“阿拉”的用法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

说了“我”和“他”的单复数，当然要来说说“你”。上海话中的“你”是“依”，据说也是从苏州话中来，理由就是“吴依软语”一说，“依”当然

是苏州话啰！其实苏州人从来不说“侬”的，他们只说“耐”，发音如同上海话“耐么”（沪语“那么”的意思）的“耐”，大多数描写苏州话的文学作品中，都是直接用“耐”来指代“你”的。

“侬”的复数是“俚”，或者“侬”，用前者的居多。这两个字，都读作上海话的“奶”，表示“你们”和“你们的”。如同普通话一样，物主代词除了在称谓之前，别的场合都要有介词“的”，上海话中的“的”读“合”，是个短而促的音，平时为了行文方便，经常有人写作“个”。当“的”在陈述句的句尾时，表示“××的”，读音也是“合”，但是为了区别于介词“的”，通常写作“呃”。

“你我他”的单复数，是所有语言中最基本的元素。于此，我们再随便聊聊其他一些基本元素。

“掰”这个字很好玩，从字形上看，与“掰”正好相对，它的本义是“双手抱住”，的确与“掰”相对。别小看“掰”字，它在上海话的写作中，取代一个相当重要的字，就是“这”，发音为“噶”，但音要轻许多。“这个”就是“掰个”，而“这里”则是“掰搭”。

有“这”必有“那”，“那里”在上海话中读“伊面”或“伊搭”。比如：“侬放心好来，勿管噶掰搭，还是伊面，阿拉每个门店个价钿侪是一样呃！”（你放心好了，不管是在这里，还是那里，我们每个门店的价钱都是一样的！）

无所不能“吃”

“民以食为天”是句亘古不变的名言，历史上，只要大家没得吃了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奇事怪事发生。当然这些是历史学家的事，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。我们还是说“吃”吧！上海人，上海话，最大的特色就是“吃”。

众所周知，杭州与上海有“世仇”，当年形成的原因恐怕已经没人知道了，可这“仇”依然似有似无地延续着。有一次，我问一个杭州的朋友“为什么杭州人不喜欢上海人”，她也想不出，说是她个人觉得可能上海人“太会吃”了。

她说她无数次地见到上海人在沪杭铁路不过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上（那时还没有动车组），还携带着香瓜子、鸡脚爪、鸭胗干等等小食，在小桌上摆开一大堆，从上车吃到下车。她还特别讶异于上海人坐两三个小时的火车，居然可以用搪瓷杯子，带上饭菜，用开水焐热了再吃。这些在上海人眼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“小事”，在杭州人眼里成了上海人的“馋”。

的确，上海人在旅途中的吃法，我是见识过的。前两年，有一次坐泰航从曼谷回上海，见到一众上海人，才上飞机，就放下小桌板，摆上各式的水果蜜饯，准备大快朵颐一番，弄得空姐哭笑不得。

不仅如此，上海人在外地的吃法，真可谓“叹为观止”。在上海，好多家庭都是男人烧饭，女人洗碗，如果恰巧几个家庭组队出游，又恰巧进了一家路边的小饭馆，那情景就蔚为壮观了。只见一大群人进入店

里,都不坐下,男人们直接跑进厨房看个究竟,瞧瞧冰箱里有什么,探探天井里是否养着活鱼活鸡,对着厨师指手画脚,向着配菜的说东道西;而此时,女人们纷纷拿起杯盏碗碟,一一指出没有洗净的地方,要求重换。就在大人们“不亦乐乎”的时候,三四个小孩子,在店里从这头打到那头,再从那头打回这头,任是见过世面的老板娘也一下子招架不住。

上海人就是喜欢吃,不但给周边的城市留下了“吃名”,甚至还把周围的大闸蟹、小龙虾、米粽子和油面筋硬生生地吃“贵”了,倒也算是拉动经济吧。

怎么办呢?上海人就喜欢吃嘛。上海话里涉“吃”之多,也印证了这一点。

上海话里,只要是放进嘴里的都可以用“吃”,“吃饭”、“吃菜”自不用说了,便是酒与水等任何液体,上海话里也全是“吃”,而没有“喝”,于是就成了“吃老酒”、“吃白开水”,让外地人摸不着头脑。更有甚者,不论水烟、旱烟、鸦片、雪茄,因为都要通过嘴巴这一道“关卡”,所以叫做“吃香烟”、“吃鸦片”。倒是“吸毒”一词,虽然也有用嘴的,估计是新词的缘故吧,没有改成“吃”,但在上海话中,哪怕吸食海洛因,无论是注射还是吸入,一概被叫做“吃白粉”。

上海话中,把东西含在嘴里,也叫“吃”。有时小朋友不懂事,把不能吃的硬物含在嘴里,大人就说:“依拿啥么事吃嘞了嘴巴里?快点吐出来!”若非小孩子,把不能吃的东西含在嘴里,肯定是喜欢得紧、欣赏至极,唐朝韩愈《进学解》有云“沉浸浓郁,含英咀华”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在上海话中,吃同样被用来表示这个意思。如果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人,就会说“我老吃伊呢”,爱之甚者则说“吃煞脱伊”。“煞脱”两字在沪语中是程度语气助词,又和“杀掉”、“死掉”同音,因此也常被人理解为“爱死他了”。

如果你在上海听到有人说“伊勿要忒吃伊哦”,那绝不是她想咬他一口,而是爱得不能自拔了。

然而,“吃”有时也可当“咬”讲,只是不用嘴咬,例如某人答应别人

什么事而没有完成,别人就会“吃牢伊”要他完成;在球场上、赛场上,也常可以听到“三号吃牢六号”之类的话,这里的“吃”,乃是“盯”的意思。

“吃”东西,是放“进”嘴巴里,于是很多带有“进入”含义的场合,也都用“吃”字。船进入水中,叫“吃水”;哪怕是开车时推动排挡,也叫“吃挡”,如“吃两挡”、“吃倒挡”等。

不仅如此,上海人于有形无形的“打击”,也都用“吃”,最有名的要算“吃耳光”了,与此类似的还有“吃生活”、“吃家什(生)”、“吃苦头”、“吃瘪”等等。“吃生活”是挨揍的意思。“家什”在上海话中是“家具”、“工具”的意思,而“吃家什(生)”用于实指表示遭人用“尺子”(短刀)之类的“兵器”攻击;若是虚指,表示受到诸如“开除”、“拘留”或更为严厉的处罚。至于“吃瘪”则是表示受到打击的后果——瘪了。

“吃”被用作“打击”、“遭遇”或“遭受”的还有“吃酸”(也写作“吃算”)、“吃排头”(挨训)、“吃外国火腿”(挨踢)、“吃头槌”(被人打头)、“吃皮榔头”(挨拳揍)以及“吃夹档”和“吃赔账”等。

侬吃啥饭呃？

广东人素有“吃名”，他们不但爱吃，而且敢吃，所谓“什么都敢吃，怎么吃都敢”。只是经历了“萨斯”（SARS）一役，广东人于吃倒是收敛了许多。

其实，上海人于吃的胆子亦可谓大矣，倒不是什么都敢吃，而在于什么都敢尝试一下。君不见，上海的菜馆鳞次栉比，全国各地乃至东洋、西洋的名点好菜，都可以在上海找到。上海人不但喜欢尝试各地菜肴，而且善于博采众长、融会贯通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“海派”饮食文化。

不管吃什么，无论吃好吃坏，吃饱肚皮才是根本，要吃饱肚皮，就要工作，否则就是“好吃懒做”，上海人把工作叫做“吃饭”。

比如有的人是公司或者政府职员，上海人就叫他“吃公事饭呃”；同样，如果是银行职员，就被称为“吃银行饭呃”或是“吃金融饭呃”。这种称法，有的相当形象，航运工作人员，被人叫做“吃码头饭呃”；司机则被叫成“吃马路饭呃”。

有些称法，比较抽象，甚至抽象得外地人猜都猜不出来。有一种人，叫做“吃开口饭呃”，吃饭总要张开嘴，不张嘴怎么吃呢？这个词，光从字面难详其义。原来这种人，只要靠一张嘴巴，就有饭吃。最早，“开口饭”指的是说书先生，他们正是靠一张铁嘴讲故事糊口的，后来“开口饭”又泛指各种戏剧演员，再往后，该词被用来隐指专事诈骗做“呒本钿生意”的“拆白党”，因为这些人就靠着张嘴吹得天花乱坠来骗取钱财。

还有一种人，仗着自己年轻力壮，长得不错，于是整天混在女人堆里，靠女人的钱生活，这种男人，一向是衣着光鲜、容貌英俊，过去常被人称为“小白脸”，现在，则落了个极不雅的名称，谓之曰“小狼狗”。这种人靠女人吃饭，上海人称之为“吃女饭呃”，沪语中“女”与“软”音近，久而久之，成了“吃软饭呃”。

有靠女人吃饭的男人，当然也有靠男人吃饭的女人，然而却不是“吃男饭的”，而是“吃青春饭的”。过去，妓女、舞女、陪酒女郎都要倚仗年轻才能卖“大价钿”，出卖的是青春，说她们“吃青春饭”，带有明显的贬义。后来，人们也用此词称演员、运动员等需要以“青春”为代价从事的职业，不再带有贬义，更多的是怜惜之情。如今，“二奶”是“吃青春饭的”自不用说，而电脑程序员之类，算是“吃青春饭”中的新军了吧。

有些“吃饭”的说法中，不带“饭”字，也挺有特色的。教师是一种受人尊重但地位却不高的职业，那时不像现在使用白板、记号笔，而是使用黑板、粉笔，粉笔灰大，教师就被叫成“吃粉笔灰的”；再如有人留洋归来，靠着洋文凭有个好位子，别人就叫他“吃洋墨水的”；再有人本事没有，只是倚老卖老，则是“吃老本”了。

以上的“吃”，都与职业有关，如果没有工作，则只能去“吃西北风”了，西北风是不能填饱肚子的，上海人居然还是用了“吃”这个动词，也算是种幽默吧！

上海话中的“吃”数不胜数，比如股票之类的证券不叫“买进”而叫“吃进”，某件物品的价值不菲叫做“吃价”，后来也引申为东西好的意思，有时亦用于人。

黑道上，也有许多带“吃”字的切口，形势严峻叫“风声吃紧”，坐牢叫“吃官司”，颇具特色的还有一个叫“吃辣糊酱”。

“辣糊酱”是一种水浸剁椒，上海人几乎不吃辣，仅有的用辣的菜只有八宝辣酱和红汤鱼头，而且也都是甜鲜中带着微辣。上海人不谙吃辣，永远也不能体会为什么“吃香的，喝辣的”就是幸福生活。上海人一吃辣，嘴中就火烧火燎，无异上刑一般，所以黑道说“勿识相，请侬吃辣”。

糊酱”来威胁别人要“吃苦头”。

“辣糰酱”于书面都是这样写,但我认为应该写作“火”,上海话中“浆糰”的“糊”发本音,只有“辣糰”的“糰”发“火”音,应该是从吃辣的感觉而来,当为“火”字。在中国的烹调学名著《随园食单》中,袁枚把这玩意写作“喇虎酱”。袁枚是钱塘(杭州)人,这本《随园食单》一直被奉作江南菜的圭臬,至少可以看出在三百年前,吴越之地就有这玩意了,而且还叫同样的名称。



饭 · 粥 · 饭泡粥

如果有个十恶不赦的人，犯下了大罪，其罪行令人发指，我们通常会说“简直不是人”，用上海话来说，就是“冇没人气味”。

有时，这句话也不见得非要用在罪犯身上，那些不通人情的木讷之辈都可以是“冇没人气味”，对于这种人，还有句话叫做“勿吃粥饭呃”。

可见，一定要吃了“粥饭”，人才有人味。“粥”和“饭”是两样东西，也是上海人“吃饱肚皮”的最基本的食物。“饭”就是用“米”烧出来的，有个谜语，谜面是“饭”，打一个字，谜底是“糙”，米“造”的，不就是饭吗？过去烧饭没有电饭煲，而是用钢宗（铝）镬子放在灶头上烧，这样的烧法，镬底往往有一层薄薄的焦饭，上海话叫做“饭糍”，“糍”读为上海话的“住”，《广韵》说“糍，粘也”。

上海人的主食就是米饭，所以吃饭也吃出了花头来。盖浇饭就是上海的特色，在盒饭尚未“发明”之前，盖浇饭是很大众化的午饭选择。

“浇头”本是指“浇”在面上的“花头”，俗称浇头面以区别于阳春面。既然可以浇在面上，当然也可以浇在饭上。浇在饭上的浇头与浇在面上的稍有不同，面有汤，浇头的干湿无所谓，而饭是干的，所以浇头要湿漉漉的才好吃。

常见的浇头有“茭白肉丝”、“香菇面巾”、“红烧狮子头”等，把菜盖在饭上，饭菜都不易冷。只要一份饭，又不用额外点菜，非常实惠，所以很受大家欢迎。

盖浇饭是在店里、摊上吃的，在家中，花头就更多了。上海人喜欢用